

讀左補義

續左補義卷三十五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堉 堉 技

昭公三

經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狂飈當雪而雹故以爲○夏楚

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勝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會諸侯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

伐吳不言諸侯者帥徐

執齊慶封殺之

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勝小邾宋不在故也

孔子曰懷惡而

討雖死不厭遂滅賴○九月取郕郕邑後遷莒滅郕○冬

賈至補義

卷三十五昭公三

一

前如晉求
諸侯後致
所求不遂以
中段晉君已
為主下而後
從令所請也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莊公遂止歸伯復

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在襄二

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

於諸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可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

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儲云晉實志諸侯霸志地盡矣然三殆之故甚正

唐云德馬對敘名一東店難另授變幻不可謂使局時字亦作時調往復與前以配

多馬林解表裏山何冀北產馬齊楚多難多其試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

嶽三塗孔疏山名按今陽城山名今河南登封縣大室今在登封荆

山今在湖南廣南中南今在陝西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天下

至險無德冀之北土代燕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

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通神人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

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字於國則四垂爲字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公孫之難而獲桓公事在莊九年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在信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滅狄

衛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

三

歸到爭諸侯

俞云許楚有三意
族族扶醒

諸侯亦有
三意

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謀解。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解時子產從。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附注。猶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其。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晉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方所能及。於寵愛。故楚得假然。爭諸侯而諸侯亦不得已。從楚然。非其與國。卽小國耳。魯齊齊。齊薛邾杞不與也。采鄆。小邾。雖會。

引統而嚴前
照女叔侯語
後照中無字

而終不與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過於人，不可。快也。求人以與人同，欲盡濟申傳。

此爲楚靈會申原起。當以子產晉君少安數語爲主。少安者，不脩德之謂。乃晉弱畏楚之本也。晉自宋之盟，兩國齊兵。楚方銳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爲政，才復出趙武下營，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然猶使椒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曰：吾其許我乎？恐晉人之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而勸趨楚，命折以三殆。且聽命於天，知公無振霸之畧。六卿非輔霸之人，以桓文爲法，以衛邢爲戒，未復以文王紂比較。言今日直如文王事紂，以待後日之興而已。無限憤

唐云此是正論

慙俱由於君不脩德而輔政無人所致乃楚之求未已也
既得諸侯復求薦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復許送女平
公絕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末迷子產之對歸罪於君聞
臣貪而禍實始於宋之盟復黜出魯衛曹滕諸國不忍忘
晉方知十三國諸侯皆休於楚威而晉之不德有以貶之
也求無不可統承上文來求諸侯求昏而更求其可如所
云余尚得天下矣子產所爲折其道心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

魯大夫

曰雹可禦

止乎

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

謂夏三月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西陸朝覲而出之

謂夏三月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

說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

謂夏三月日在北陸而藏冰

陸道也謂夏十

氏以日在昴星二句解西陸至星句解朝覲亦似未安與

詳藏出之條
藏出之地職
出之禮其出
人也時一句
東住

用水之人

藏出之官

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鼎朝見即周禮夏頒冰其藏冰
易在西陸言西進之鼎星朝見則頒冰也鄭說是
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
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喪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共公不獨其藏
之也黑牡黑牲秬黍黑黍以享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
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因邪將御至尊故其出
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
大夫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獻羔而啓之獻羔祭三月
室冰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賦四月中見東方謂三月
冰者受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在家者山人官取
之縣人傳之縣人送屬疏云周禮五縣爲遂是縣與人納之
錄人藏之與錄皆賤官按上而用冰之人無不詳叙而藏冰
錄人藏之與錄皆賤官按上而用冰之人無不詳叙而藏冰

俞云一樓收
東到應駢文
氣古厚江都
雨電對本此

汪云再引詩
另作一結文
附錄

出冰也。此左氏常用之法。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以風出。
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則冬無愆陽。愆通
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則冬無愆陽。愆通
溫。夏無伏陰。謂夏春無淒風也。淒寒秋無苦雨。所患苦人雷出
不震也。震。無苗霜雹。癘疾不降。氣也。民不夭札。夭折為札。今
藏川池之冰。聚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雹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詩幽風。藏冰之道也。

鮑倣問董仲舒曰：「冠何物也？」答曰：「陰氣脅陽也。冬春之間，
大雨雹者，再其季。孫專祿平子逐君之兆，端乎？」劉氏謂豐
黨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歸之藏冰。與張禹谷永何異？誠
然也。傳錄是篇，以彼云「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義極

正大古者以下歷叙藏冰出冰之政。冰不時則民有天札之虞。故王者冰政不脩。則有雨雹之應。蓋雹亦冰屬。今之雨雹。實關冰政。因引七月之詩證之。以七月一詩勤於民事。藏冰民事之終也。冰政脩。民事咸理。所謂聖人在上無雹者此也。是時周禮廢墜。傳以其言有典。則意主勤民。故不以人廢。季孫宿以立少訪於申豐。不從豐之識。似高於臧孫。然平子逐君而豐爲行賂。則武仲所不爲也。雨雹之對。如在武仲。必將直言致雹之由。何至如豐之遷就其說哉。春秋之季。列國大夫敢於直刺其君。而必不敢稍忤權臣之意。以生殺操於其手也。避權奸之鋒。而曲爲之說。豈獨一申豐哉。於是知武仲爲難能矣。

先從不會叙
起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楚
之盛至台
甲而極以修
字爲主今三
讀首段至
小國是
卡會之前
舉成其禮
而問禮辭
反更傳字也
中更至執諸
中更至執諸
時道至不知
又肆行無禮
辭宋執徐貨
寫傳字也末
段點出示修
是既會以後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
辭以疾如子產言補述傳見東鄭伯先待於申自楚先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
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禹有鈞臺之享啓享諸侯按今河南商湯有景亳之命今河
師周武有孟津盟按卽之析將伐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
岐山之陽今陝康有鄧宮之朝朝諸侯今陝穆有塗山之會
武之陽今陝康有鄧宮之朝朝諸侯今陝穆有塗山之會
穆王會諸侯於塗山齊桓有召陵之師四年晉文有踐土之
盟在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選焉所擇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名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問謙獻公合諸

以舉斷其不
子虛左師
謂其不出十
年楚惡遠而
栗必至之理
所以深惡靈
之侵也
孫云忽極君
子斷斷有致
忽大叙二車
使人失驚

孫云六王二
公事前已明

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野故獻伯子男會公君子謂合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
楚皆味嘗行子產所獻六禮宋犬子佐後至王旧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補
田儼以祭幣畢楚之故云墮幣也徐子夷出也以爲貳焉
恨其後至託為此辭墮許規反徐子夷出也以爲貳焉
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俊椒舉曰夫六王武成湯
康穆二公齊桓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也
也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商紂爲黎東夷之蒐東夷

宗故於此補
三汰

社云更用賓
紀常應六王
二公作雙調
收束文致稀

叛之周幽爲大室嶽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
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也伐狼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
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則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爲十三年楚
試其君傳

楚靈申之會爲春秋以來第一奇變傳體經義處處寫出
十分詫異事僭王之臣弑君之賊免於討足矣列於會過
矣忽爲盟主驅天下諸侯而朝事之一也椒舉黨惡歷陳
六王二公竟忘靈爲何許人二也楚人主盟偏效弊於伐
楚之齊桓三也向戌小人之子產君子與之同事且交稱焉
四也蠻方下士欲規子產向戌行禮之過五也獻禮有六

未見有六想見芻靈木偶全然不省而南冠臨其土者應如劉盆子羞魏欲泣字文化及戰慄不能言矣六也大禮不識好謀有餘弭兵召諸侯而忽辭朱太子忽納徐君在會諸侯一似自來供其刀俎七也傳特寫出春秋絕無之事讀者至此憤懣已極因錄賁臣之莊語以暴其君之大惡前以三代王霸為度極力推尊忽以桀紂幽王肆力推抑器盈則覆物極必反不過十年將共棄之不待度封一胥而早知尺組之繫其頸矣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集註伐吳中國諸侯皆去惟屈宋楚者從之人心之向背可知也

大子鄭伯先歸

釋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病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也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從代吳以答見也

使屈申

屈申子屈蕩圍朱方齊慶

周云無瑕二句是著急語

只楚子請略增數字其理浮於慶封快

朝云楚子之得不死非取與之力慶封之力也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韋龜元與公子棄疾城之而

封所封也。陳傳爲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明年和局中起本。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琅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謂性不。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然。播揚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戣。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戮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我以此楚靈我盟不。王使速役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以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機。王從之。從舉言按此賊臣之言不遷賴於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關韋龜元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爲計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九子子產
八而結六
中無字

克

城竟莫校

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齊國漏網忽腐大戮快哉豪舉幾忘乎已之爲賊也蓋以

疾卒赴諸侯自謂人不知之而慶封將從前股味事大聲

疾呼繼悉畢見使之亦同負鉞而從伐之諸侯無不大快

殺梁所謂軍人粲然皆笑是也可知討賊人有同心戮麋

之日晉舉義旗則天下響應何至肆行無忌如此哉然而

申無字以爲楚禍在此蓋亂臣賊子未有不入禍天刑隨

之者也楚虔弒君經書楚子麇卒傳自襄二十九年鄭

子羽知之以後處處爲國弒君立案而結穴於慶封之徇

蓋聖經不書故昌言其顛末使亂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九月取郕言易也。莒亂著邱公

去疾。著立而不撫郕。

莒亂著邱公直居反。著立而不撫郕。郕莒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不書奔者潰散而不聚。帥後也。重發例者以通。

叛而自求。

魯嘗屬郕。郕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

其念舊之誠。爲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

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受方幸。從前欲用師徒而不

敢者。今乃不用師徒得之也。聖人以爲此不義而取之也。

觀女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罪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

公受其名。

卿子產作

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賦在哀十一年。並云。往

刑云子產最
左氏所心服
昔衛不滅利
古印賦二事
乘戒深矣

名音

注云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歛家資使田
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
是一印出兩印之患所國入謗也之曰其父死於路氏所殺
以多取其弊至此所國入謗也之曰其父死於路氏所殺
已為蜚尾姓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鄭
夫以告子產口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用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也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
愆何恤於人言詩逸吾不遷後矣渾罕子曰國氏其先亡乎
國氏子產以父字君子作法於涼也薄其敝猶食作法於食敝
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按四節姬在列者國者在列蔡及曹滕其
先亡乎偁而無禮蔡偁楚曹鄭先衛亡偁而無法是偁者政不
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有子產據時救急渾罕譏
之正道居趙子寬能推

原數百年存亡典
衰之迹其識甚遠

鄭國豪強兼并風俗頹靡子產削除內患田疇子弟四竟
樂業此時國用應不待加賦而不知皆宋之盟有以致之
昔日事一強國今日兼事兩強况晉則六卿黷貨楚更難
壑難盈不得不向我黎庶再議加派其一段苦衷不堪爲
同列告也然利社稷三字言利之小人依托之何恤人言
四字復諫之君相依托之子產實爲作俑夫救在一時禍
在後世君子不爲况未必可救而頓易其不毀鄉校之心
断然以行耗國家之元氣傳固不能爲賢者恕也 春秋
諸姬之存以晉獨存之也晉平不振六卿分門晉將盡而
晉危鄭衛衰而魯亡矣末段統計同姓全局以寓

興勢大振

奏命

無霸之慨

冬吳伐楚入棘樣麻

皆楚東鄙邑按今河南新蔡縣北即古麻城江南陽山縣有安陽城即古麻城

以報未方之役

年秋在此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楚兵在東北

南以絕其後

夏汭漢水曲入江

箴尹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城

鍾離遠啓驅城巢然丹鍾離公孫要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

城彭生

楚大

罷賴之師

罷賴之師

尹射疾至夏汭爲階後計恐其深入也即城近楚三邑

其旁掠也賴以水暫止役將帥並出工役繁興一時倉皇

情景皆從秋間得意來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咸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按今山東泗水縣有庚宗亭

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而哭之

正云當合下篇併讀於附合中軍傳子初卒傳內也

此先叙叔孫
家稱本末
俞云蓋而知
爲山人妙在
夢中歸云
與漢文帝夢
黃頭郎相似

俞云急欲
夢中人

適齊娶於國氏。為正卿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夢也。子顧而見人黑而上僂。力主反。深目而殺喙。許慎反。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從無之。且曰志之。按此婦來歷不明竟爾荷。合穆子忘身衛國。大節然而一事不謹。妖及宣伯。如奔齊。夢乘之。至校子殺身君子持身可不慎哉。傾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按時簡如奔。告既立。按成十六年奔齊至襄二年歸爲叔孫後始見經。齊四年其生孟丙仲壬。夫復所有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何疑先儒攻此傳政辨之。問其姓。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到有寵長使爲政。爲家公孫明子明也。知叔孫

數語皆應前
伏後之筆
焉云進之以
上安頓頭緒
已厚而病二
句為正事提
綱點牛以下
又創補前事
錯落生動
周云父子天
理也聽監牛
而天理以矣
人決人理中
勝所以取諸
徐云夢非妖
叔孫之宿疾
宗乃然也妖
以名夢故君
子正其心
因美一庚宗
之端也

於齊與叔孫未逆國姜孟仲子明取之故怒其子仲毛長
而後使逆之明取者逆其子也若國姜為田於邱薌地名遼遲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
為孟鍾曰爾未際也接餐大夫以幣之以報諸血靈蹟曰落疏
見同登孟兩未與大夫交接故既具其饗大夫將立適子須接
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以既具其饗大夫將立適子須接
人弗謂自也叔孫弗出命之日詐命及賓至問鐘聲采熊叔
享宴聞鐘牛曰孟有北婦人也國姜之客牛殺移子所居謂孟豎
聲而怪之牛曰孟有北婦人也國姜之客牛殺移子所居謂孟豎
兩鑿公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兩按此
明以落鐘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兩按此
之觀下文但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萊書有公觀
名仲可見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萊書有公觀
於公私遊觀公與之環環玉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
賦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孔疏大夫立子為適必見之叔孫

馮云發孟以
鐘聲仲以環
怡作對狀

董云叔孫之
家治內則豎
牛典兵則豎
其從使則豎
其理曾豎故
杜洩非親信
之臣乃不豎
季氏之豎使
豎叔早豎其
才用之治內
無豎牛之禍
則之典兵且

曰何爲怪牛曰不見既自見矣孔疏若不將見則既自公與
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按此牛殺季疾急命召仲牛許
而不召杜洩叔孫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按授之戈此時叔孫已無能爲杜洩
大權歸牛已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西
無如牛何也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西
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微器已食命去之若叔
叔孫不食已卯卒絕糧牛立昭子叔孫錯子而相之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與南遺家臣使惡杜洩於
季孫而去之豎牛不與杜洩特以路葬且盡卿禮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謂季無諍介
卿以葬不亦左乎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孟不

死而中軍舍矣。嗣後季氏富於周公而昭而哀皆不終於魯。此春秋列國所無之事。誠魯君存亡一大關鍵也。昭公卽位四年年二十三矣。詎不知穆子秉節強鄰百折不撓。爲魯國第一流人。尊崇護惜禮當有加。其寢疾君親臨視命使往來其疾革請其遺言。容以軍國豎雖欲亂有所顧思不敢發。夫安得有置虛命徹之事。又安敢以舍中軍之議誣穆子哉。公既置若罔聞。季復利於其死遂使絕世名卿斃於一豎之手。傳叙叔孫感夢名牛爲亂。季秉公之昏弱牛奉季之主使兩無忌憚。故旣死猶讎之。未幾出謀去中軍夫乃知欲死穆子之有由也。

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莊烈襄十一
年始立中軍

楚殺其大夫屏

此連上為一
篇以舍中軍
為主見穆子
不死則中軍
不令季孫欲
舍中軍所以
也欲殺穆子
也
與公室也四
字無限痛傷

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按防邑今山東安邱縣西

南茲邑諸城縣西北有茲亭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

師于蚡泉

魯地○蚡蚡粉反

○秦伯卒

○子哀○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始見經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莊解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

則自以叔孫為軍名疏云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
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足與矣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賦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
公公室彌卑矣李氏曰舍中軍從事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
無由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從祀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
毀其議教二家會諸大夫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
一軍家屬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氏取其半焉之中歸公

萬出杜洩大
義激烈不畏

成二年僑如

帥師見經豹

為衛如弟至

此亦將六十

合約之謂也

殺叔孫矣而

從西杜洩曰

禮而又遷之

既葬而行善

氏厚則季氏

南遣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

諸大庫之庭

大庭氏之庭

於其止

去

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

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也投柳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曾朝正門號云饑死名

之為鮮帶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饑季孫命杜洩使

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季孫命杜洩使

從西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

禮而又遷之遷易也接言知典禮不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開喪季孫欲立之南遣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按數語深中

南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大庭氏之庭於其止

豎牛之事不

畢

豎牛之事不

畢

豎牛之事不

畢

豎牛之事不

畢

豎牛之事不

畢

豎牛之事不

庫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鄰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

邑左翼帶遺皆許賂而獨取邑以予遺以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孔疏服云使殺適立庶又披

析其邑與南遺將以赦罪昭子不知豎牛餓殺罪莫大焉必

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間之外齊魯界投其

首於寧風齊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以

立已爲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言謬甚周任有言曰爲政

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費

行直則四初穆子之生也莊叔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三三離下坤之謙三三艮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邱下人曰

是將行出而歸爲子祀奉祭以諱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周云鑒詞剖
斷無非就卦
體卦象卦變
言之非有他
謬巧也
徐云予占易
以此注多奇
中夫易以下
益小用之也
今并小用其
之知可勝歎
哉

按先儒括大意明夷日也。難為日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
復逐節解之。明夷日也。難為日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
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為貴。黃昏為緝。日入為僚。鳴
時為僕。日昧為臺。隅中日出。關不在。黃昏王公。曠其位。王伯
厚。日中。午也。食時辰也。平旦寅也。雞鳴丑也。夜半子也。人
定亥也。黃昏戌也。日入酉也。晡時申也。日昧未也。隅中為巳
日出為卯。日上其中。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明
明不在第。日上其中。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卿明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助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
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為子。祀。莊叔也。卜。為。日之謙當
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也。卜。為。日之謙當
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按日之謙謂離初
變以初為占主。故備詳。又義離為雉。鳥屬當鳥。猶云為鳥也。
羅氏易皆見人。以足行鳥。以翼行。故取足象。亦取翼象。明夷
于飛者。避明夷之難。而如鳥飛去也。時當平旦。明而象曰之
未融。則其飛不遠。故有垂翼之象。垂翼猶云欲翼。而象曰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按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當

延叙與夢州
悲惜更爲公室

馬云三日不
食志誠字句
未就出死字
故以不終我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按食時當公平且隔三位故有三日不食
之象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
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按離爲火火變爲艮是
云成言子艮是艮子人爲成言敗山者離火也敗言者純離
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爲
牛按世亂謂明夷之世也諛勝讒言入而成言敗也蓋火焚
其山山亦爲火是艮亦特適離而爲純離矣純離爲牛必
有人名牛爲敗主人之謙不足飛不翔飛不遠翔故垂不峻
或言以過其主人也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
翼不廣故不能飛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
後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至翼少不足之意抑少不足
前此三分公室今舍中軍而爲二軍則中分魯國季獨有
其半孟叔共有其半季又擇膏腴繁盛者自予而以硯瘠

彫○敝○者○予○二○家○并○二○家○所○有○亦○爲○季○奪○於○是○二○家○亦○無○以○
歸○公○而○盡○取○之○也○其○弊○實○作○偏○於○弱○國○晉○徵○諸○侯○之○賦○而○
自○以○貢○賦○納○於○王○故○宿○亦○效○尤○四○分○公○室○而○各○以○貢○賦○納○
於○公○也○然○昭○公○亦○自○有○一○二○公○邑○觀○後○此○伐○季○氏○之○公○徒○
則○亦○有○徒○卒○是○以○哀○公○因○年○饑○而○議○欲○加○賦○謂○尺○地○一○民○
皆○非○公○有○者○非○也○凡○公○邑○及○諸○大○夫○采○邑○仍○各○自○征○不○在○
所○分○之○內○傳○曰○卑○公○室○也○此○昭○公○剝○床○及○膚○之○災○不○可○一○
息○苟○安○者○况○前○此○三○軍○之○作○盟○諸○僇○國○詛○諸○五○父○之○衛○穆○
子○多○方○緝○制○使○不○得○還○公○豈○不○聞○之○乃○出○於○一○二○小○人○之○
口○曰○穆○子○欲○之○也○其○可○信○乎○稱○兵○國○中○殺○仲○王○取○邑○三○十○
賁○南○遣○政○刑○大○亂○總○未○見○一○人○請○命○於○公○公○竟○未○嘗○一○與○

其事是自處於弁髦也。夫誅豎牛南遺葬一士師之力耳。觀昭子卽位之始立，逐豎牛不假餘力，而叔帶葬不敢沮。季孫不敢爭，况公以人君而治一二小臣哉？仲尼之贊昭子深爲公惜也。獨是山川土田附庸錫之天子，世守勿墜，何至昭公爲季孫所踞而不恤？穆子表表人物，何至爲豎牛顛倒而不之知？蓋天也因叙莊叔筮詞隱然與後童誰遙相映照，夫乃知假寐之入夢卽鸛鶴之來巢也。前篇豎牛斃叔孫未嘗明著季氏知之，故此篇特筆點出仲叔帶告季孫葬鮮之辭以見豎牛之作亂。季孫知之，且季孫授意也。又點出南遺云叔孫厚季氏薄以見仲壬之殺季孫殺之也。叔孫之邑豎牛何敢取以予人，知牛與季一

氣也是一父二子皆死於季孫之手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羅衡君賦不能討國亂不能去北面而事仇讎是以殺其

身而以屈生

屈建

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

伯勞子蕩子汜勞屈生子菟氏

汜菟氏皆鄭地

晉侯逆女於邢邱子

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邱

傳言楚強請侯畏敵其使疏云凡

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禮父母送女

不下堂

晉侯親送女至邢邱是投楚也

公如晉卽位而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無失禮之揖禮晉

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注見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

家在夫不能取也有子家莊公克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

陵虐小國

謂伐莒取郕

利人之難

謂往年莒而取郕

不知其私

有私難公

公

室四分

民食於他

按謂三家也

民食

恩莫在公

不圖其終

焉

公謀終始者

爲國君

難將及身

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

將於此乎

在

在也

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言

善於禮

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

叔

侯於是乎知禮

時晉侯亦失政

叔齊以此諷諫

昭公舉世守之

人民土地讓之

三家而不之省

方習儀是

急講求於俯仰

聲折之文亦未嘗思

朝覲迷職

一見天子

不過爲朝見

強鄰之用而抑知是儀也

非禮也

燕子巢於

高厦不知火之將及

已是其亟亟積求而寘他務

於未遑

者乃彼家亡國之繁文

而送之入於乾侯者也

叔侯之

言似也然公之咎

惟不用子家鬲耳

其餘三事皆季孫爲

之公焉得而禁之哉如叔侯欲晉君薄公使公不重於晉此全爲爭孫謀小人之意也如爲晉侯亦失政故以公爲亂則猶君子之心也然明年季孫如晉拜莒田請徽遵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叔侯何不曰是儀也非禮也取卿取郕不奉君命是無君也四分公室是竊國也乃敢於斥昭公而不敢斥季孫昔穀以平公昭公之類也大卿季孫之類也忤平可無害也忤大卿則其禍立至也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地名

大以對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從順而不失儀敬而不

均云反想反
中分三股
同行至
同之論
不并

以奈何論情
不可既起
以下其不
然足論勢不
可也

楚子之言非
後人附益與
其可嘆哉如

既國者而余
異且將以言
侯為訓矣

三賢通篇大
意已盡

自扶王務

行通此字正

與禮反皆有

偏而加以確

楚無禮而又

無備初作請

問初作虛按

虛處而下地

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楚之
勢而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
行之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
關則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夫莫對遺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哉匹夫不可
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圭
朝聘皆以圭為信上公圭九寸聘圭八寸侯伯
圭七寸聘圭六寸子男琕璧五寸聘璧四寸
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迷職諸侯過天
孫解執璋以行禮也類他弔反
有巡功天子巡狩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諸宴有好貨
宴飲以貨為好方食有陪鼎熟食為殽陪加也入有郊勞賓
駟車馬在客所無去則贈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終始出有贈賄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

不然本何是
 然住上文呼
 起下文直注
 為注之會

亂興。失朝時。其城濮之役。在僖二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
 年。言兵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在宣
 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在宣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劉義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
 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雖備之。若何。言何以能其
 重此。（按：誰故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之）若其未
 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廢。（即順反）至求
 昏而薦。（也）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
 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趙武）中行吳子。（荀偃）魏舒
 范。樊。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
 齊。梁丙。張姑。輔。蹇。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
 大夫。（襄無子）韓須。門子。受命而使矣。（年雖幼已）箕襄。邢帶。（二人）
 氏。

不見其堅

以下補

定矣其人字伯華食邑銅鞮叔虎
於食邑五鄉大夫五鄉趙成以下
其十家九縣也羊舌四家焉二縣故但言銅鞮家
長叔成車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華中行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
將以親易怨之親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暹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遺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
止可達

人慈可字

以爲叔向

色而難

有祀見起

族叔禽叔椒子羽皆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賦百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族

定矣其人字伯華食邑銅鞮叔虎晉人若喪韓起楊肸叔向

於食邑五鄉大夫五鄉趙成以下八輔韓須楊石食我子因

其十家九縣也羊舌四家焉二縣故但言銅鞮家長叔成車

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華中行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

將以親易怨之親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

遺之禽以暹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遺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

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地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

止可達

小國而
遠隣不
之叔

禮稱物平施卑而不可踰。晉爲盟主而甘心事楚。君親送女。又令韓起薦女。卑極矣。安能無非禮之踰。太叔所爲憂也。叔向則以爲太侈。適以自災。而守禮可以止暴。却自具一副禦。強本領傳著此段。爲叔向先立地步。覺啓疆一諫。不出自災二字。皆在叔向意料中。卽使其言不用。亦自有不可辱者。而初非全藉區區楚臣之解鈴也。韓起不置一詞。想見驚汗浹背。因人成事。不足數矣。傳以蠻荆之賊。天下同讎。而晉則甘爲讎役。故於楚君語中。點出仇讎兩字。已使晉人無地可容。又於楚臣語中。形容晉人事楚之殷。更覺全無廉恥。豈晉實不足有爲。受制於楚。而不少恥哉。斯時晉國謀臣將士。車甲土地。全局計數。不特可以敵。

不從起卒

楚并數信於楚而君耽逸樂臣盡行私有一叔向而不能

用遂至甘爲楚役而不辭傳之所爲扼腕也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

自爲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

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產政

子產治鄭之功實由于皮民之主也贊得確當晏子求一
子皮不可得故不能有爲於齊或云以諷桓子不知桓子
方欲篡齊何能用善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牟重

地故書以名其

莒人愬于晉

愬魯受

晉侯欲止公

采鈇昭如

止者一及河不至者五

惟此年善

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

乃不可乎。請歸之。

也。

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靈氏古史齊君在外納叛罪在

季孫也。季孫專國秉政見猜於君而思假手於秋七月公至晉以戮之。此陽以季夷爲實而陰以君爲市也。

自晉莒人來討。

討受季夷

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殺例。

賀景瞻曰：季孫卞之取，幾使襄公不敢歸。鄆之取，幾陷叔

孫於大戮。至昭公之立，疆莒田，取鄆，又納其坂邑。公幾被

止。范獻爲公解免，非爲公也。爲宿受邑地也。早與宿心契

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忌公，皆恃晉

臣之庇也。

冬十月，莒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廬之役。

役在遠。莒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廬之役。此在遠。

名

立案

王云昔云不
吉便將持回
但意與而法
同王怒何是

王云社稷是
為一國禍得

子○項○楚○地○按○今○江○南○密○印○縣○
東○陳○傳○越○常○壽○過○始○兄○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吳○
師○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尾渚今江西南繁昌縣
也○西○南○大○江○中○有○鵲○洲○
驅○至○於○羅○汭○羅汭水名吳○子○使○其○子○蘇○由○犒○師○犒勞反楚○人○
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
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
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前○克○知○之○言吳令龜如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宋○紀○其○事○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解○息○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盛○怒○慮○執○使○臣○將○以○繫○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其○可○以○息○師○之○息○楚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彊○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人將一

不問言常

一滅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戰楚

說

乃吉其效

今此行也其情有報志言吳有乃弗殺楚師濟於

前

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

楚師從之及汝濤南懷汝濤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也兵於

坻箕之山按今在江南巢縣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厥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啓疆待命於霄

宴禮也善有備

楚三路之師甚盛遠啓疆遠爲吳敗則以不備之故虔刻

期至吳一則盛怒亟疾一則懲敗濟師而犒師之使適至

執以繫鼓微獨逢彼之怒亦惡偵其師之虛實也問卜來

吉乎便從卜上生發觀怒爲備一語是逆探其偵楚之忌

扶出共致敗之由而使失驚殺則吉不殺不吉知楚必
殺故卜以吉告也既據理斷又引事證之城濮吉兆應却
在郊隱照前師之敗繼此可以取勝何必遷怒使臣然却
不露圭角偏說此行吳庸有報楚之志既由如殺則必如
郊之報城濮也或以爲時指晉人執宛春事非是楚虔至此氣餒矣篇中
純用反射法若仰面巧命涕泗橫流其於擊鼓豈顧問哉
唐云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故扼定使臣二字愚云吳以弟
驍師豈甚愛其弟殺之只一匹夫故特點一人二字結出
吳以有備而楚無功楚鑒前失而使待命以見厥由之言
深中當日軍機也

秦后子復歸於秦

元年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讀左補義卷三十六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埭 校

昭公四

經

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都麗立。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遣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在解魯怨杞因

不廢喪紀。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

故禮之。上禮也。畏晉也。杞爲晉昏下禮也。畏楚也。秦與楚好。

王疏

以爭字

步進一步

知有刑

三月在六月鄉人鐫刑書鐫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子產

書曰如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華度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設則民知爭端也

不可使之無定刑猶不可禁禦是故開防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養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教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放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導之以行

教之以務時所使之以和使民臨之以敬泄之以弭事為

斷之以剛恩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民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孔疏為法

心羅緒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因生爭弗可為矣也

夏商周曰氏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不忠不敬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皆有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亂政。而作九刑。按九刑。刑書三辟之典。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論
後
不
去
告
後
論
不
收

謹
左
義

卷
五
十
六

七

作法以齊之而斷之以律天下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
以治親民設教遭時制宜也
如也誠如吾儕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
子之言也
忘大惠戒爲庶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火未出
而作火以鑄刑器也鼎藏爭辟焉鼎也猶云寓法于鼎耳火如
象之不火何爲以類相成也謂

子產鑄刑書之意明示章程使人觀之而知避就自不同
趙鞅之鑄刑鼎叔向遺書相規以爲先王於刑但舉大綱
大法而其條目輕重淺深待臨時斟酌而制之又恐其無
知悞犯也必先之以忠行務和七者使其遷善改過不改
而後刑之然不得治獄之人猶恐未當也必求仁智兼全
之吏連用三折其著情由俱在用刑之前何嘗汲汲於刑

而以書示民哉。若列爲科條瑣碎繁重則民知有刑不生
畏心而生爭心矣。今吾子以下方歸咎到子產引詩提德
字將上而義政忠行等項一齊收拾自治治民民無不化
刑且不用何待於書末提出文王以爲德禮道民之法而
以改制者深責之與夫子德禮政刑之說相合誠子產之
藥石也。或云子產以刑示人何嘗改作何以謂多制愚謂
子產有意救世。相其時勢所趨而逆挽之子產行之自可
無弊。後人恪守其書而或過嚴則韓非商鞅出其間矯之
以寬則黃老莊列又出其間矣。皆爲國家之禍。夫子曰惠
人知其心矣。記曰能食之而不能教知其弊矣。士文伯又
言天道。蓋人君政治上與天通。今火星未出而作次以鑄

刑鼎火感必以火應故知火星見而鄭火也傳非此以見
子產雖云救世實干天和叔向雖云人事實通天道使子
產從叔向之言則鄭可以不災傳所以深爲子產惜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夷邑不見計晉侯享之有加蓬豆
之數多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干常禮也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敢求也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戾也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未敢言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爲受莒之叛邑公至晉而欲執之蓋季氏歸過於公也季
孫至晉不特不討而庠受莒田韓宣范獻極口延譽加藻

小知女以候
房知後

馮云本可迎
以如野合比
奔衛結過華
亥另提重似
段落分明
三八出處
詞務得輕快

好貨厚禮而歸。蓋深與季孫相結。而晉君喜怒惟權臣是主。復何所忌憚哉。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

子柳聞之。乃坎用牲理書。

理書。林解掘地為坎。用牲理書。盟書詐為盟。楚。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覲之。

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欲代右師。合比得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

合比欲代右師。合比得

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向左師曰：「女夫。」

謂華也。必亡女。喪而宗

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能愛女。」

詩曰：「宗子維城。」母俾

城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

為二十年華

該出奔傳

該出奔傳

該出奔傳

該出奔傳

合○比○欲○殺○寺○人○止○告○太○子○耶○柳○何○以○得○聞○續○至○華○亥○與○柳○
比○知○亥○告○之○也○柳○之○讒○何○以○遽○行○亥○爲○之○徵○也○傳○一○用○明○
寫○一○用○暗○寫○聞○人○與○朝○士○咨○謀○而○剪○除○異○已○驅○斥○正○人○漢○
唐○以○來○皆○此○局○也○或○謂○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右○師○者○
一○轍○平○公○前○既○識○太○子○之○寃○而○今○又○受○寺○人○之○譖○太○子○佐○
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爲○合○比○解○皆○可○疑○也○愚○謂○平○公○忤○
忌○心○勝○既○以○疑○殺○子○何○有○於○臣○太○子○不○能○救○兄○之○死○何○有○
於○合○比○若○寺○人○譖○人○必○何○其○隙○乘○之○故○譖○無○不○行○向○戌○之○
譖○華○亥○得○之○矣○亦○曾○憶○伊○戾○之○傾○座○哉○因○以○見○戌○明○於○責○
人○而○昧○於○責○已○也○

韓子也伏
從中情事

美疾是主後
中以靈之脾

形奔疾之哀
以向之論正

通噴奔疾哀
而可則也又

一變格

鍾云凡有祀
于人者皆其

高子自處者
也彼何人者

自處何地

禮欲相稱狀
向餘謝亦韓

宣之授意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桓鄭辭不敢見君之勞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而鄭伯見子皮如

上卿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

降楚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斫不伐樹房

不抽屋不強句不強句人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廢位不

人降退給下舍不為暴主不恩賓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

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

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也邪我哀也正若何效辟詩曰爾

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

聖作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

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晉侯長楚。

齊疾只一過鄉。三卿皆知其將爲王從前大國使臣。有傲

其君大夫者矣。有人田樵樹。承孰者矣。甚而有抽屋強句

者矣。恣意陵虐小國。遇此真如盜如賊。皆所謂辟也。而忽

辱師徒。不援難犬。不驚者。安得不同聲嘉歎。未述叔向之

言。以見楚凌之辟。而得見是人。傭中佼佼矣。弃疾木小人

而飾爲君子。其蓄心於壓紐之微者。非朝夕也。

九月大雩旱也。

楚徐大勝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遺洩楚大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按當在江而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吳地按當在

按今江南毫州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今壽州蒙城

因示會引
往楚人無
以弓一碑
人來信明
朝廷之厚
今日結之

宣惠義

四

獲宮廢尹棄族。關章龜子蕩歸罪於遺洩而殺之冬叔弓

楚聘且弔敗也。弔述不善器敗也杜云不告非實

遺洩伐徐吳救之命罷拒吳之救使洩一意攻徐乃逗遛

莧竊不進吳人偵得潛師攻之遂敗罷師於房鍾其師者

罷之師也與洩何與而歸罪於洩冤獄也故經書遺罷伐

吳以正之以見罪之在罷也可亭謂傳不足據誤矣

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

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敘逆來者之禮疏云士句晉侯許

文伯見晉文伯字伯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北燕伯三

齊侯復伐十二月齊侯追伐北燕將納簡公。北燕伯三

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詔諛作大事不

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

宣惠義

未

弗燕伯爲其臣所逐齊景欲聲罪致討也請於晉晉未嘗以一旅助乃毅然伐之欲納其君豈非義舉哉然君好賄左右諂諛猶之晉也

經

丙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狂強賢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開無異事故不重言燕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位盟

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婼故略反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子靈公

元○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正陽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知晏子言疏

云下文久次而不行師是求之狀燕知其意而行師其稱法諸家從穀梁作魯暨齊平劉氏折左氏齊求魯成爲一節齊已以下爲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父已齊侯次子說今直隸說蓋不來後文有燕齊平之語

八千九百
侯得賂非
諸家從穀
已以下爲
說蓋不來

左傳以義而歸
以義而歸
以利而歸
以利而歸
以利而歸
以利而歸
以利而歸
以利而歸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

請以謝罪公孫督

齊大

曰受服而退候蒙而動可也二月戊

午盟于濡土

按濡水名在今直隸安州任邱之間

燕人歸燕姬齊侯女與以瑤

玉也玉璜也

玉璜也

不克而還鼓風傳釋經書暨罪

十二年結款起本

燕及齊平而傳云齊求之所以離齊也胡傳以下有叔孫

舍如齊蒞盟事謂魯與齊平考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何嘗先書平乎或又曰外平而

書必有開天下之政燕與齊平何開天下事不知北燕伯

爲臣所逐齊能誅賊臣以定款則君臣之義明而蔡般必

且就戮魯意如不敢出君齊亦何憂於陳氏哉天下大故

云斷解只
信引故後
意應追
力王命
之

執○急○於○此○乃○以○定○君○討○賊○來○以○受○姬○受○玉○去○是○以○他○曰○欲○
納○昭○公○子○猶○早○有○以○覲○之○矣○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
析羽爲旌王旌旂至於較陸云禮緯云天子度九刃曳地

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
刃齊軾士三刃齊首芋○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

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資○之○
乳遜芋早交衰十七年頃有芋尹豐皆以

草○名○官○不○知○其○故○無○字○之○聞○入○焉○
有罪亡入無字孰之有

芋○尹○付○反○斷○音○也○
司弗與司有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孰而謁諸王字也

將○飲○酒○過○其○無○字○辭○曰○天○子○經○畧○
經管天下畧有諸○侯○王○

封○分○力○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也草誰非君

臣○政○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請小天

有○十○日○
至人有十等王天下所以事土土所以共神也故

見其不可
後說盜見
其所執

婦亡字引出
出字將通字
引出有所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
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大
也。闕蒐也。朱歷有逃亡。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作
者。當大蒐其衆。以執之。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作
僕區。刑者名。服虎云。僕也。區也。區也。爲之法曰：盜所隱器。隱
所得。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
所執。逃臣也。按盜賊王官。則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按陪臺
若皆效尤而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林。解亡人歸紂。如魚故夫致死
焉。人欲致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女之
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按匿盜。即爲盜。是二女之

不突不竭

諸前應
字後應

矣。周云盜在王宮。則下文王王曰取而臣以往也。盜有寵。王自認爲盜。接不去杜注精。謂爲葬靈未可得也。遂赦之。王張本。未可得也。遂赦之。王與文忘時鈞新法暗合。若是他余是無道。如何過得十四年。

自古無道之主。其性與人殊。然却有容人所不能容。楚靈其一也。當會曉時。設服離衛。孰糾其謬。况在本國之僭妄。無字直斷其旌。未嘗不畏之。及卽位而羽戴無貳心。又未嘗不感之。其後執亡臣於王宮。指斥不怒。讀者以爲途其歡飲之時。而不知上文一段。已有以奪其氣而絕其交也。無半說到王卽是盜。想見荆楚直臣。大有國初鬻拳之風。而語更雋永。後世臺臣。無此諫章。靈竟自認爲盜。戲言作結。自古從諫。英主無此風致。

楚字與木兩
不能相照
將蜀盟坐在
成公身上者
稱制骨
俞云見十年
得奉蒲者不
爲無名

不捉起來之
盟以魯人不
會于中而蜀
之盟則成公
親會也不捉
起以巧如楚
以大夫聘問
諸侯之而而
如楚聘則則
與公親至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說云祭中留之神以安之也。
大宰遷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遷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要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衛公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蜀望在奉承以
來弗敢失。阻而致諸宗祧。言來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與氏
曰：「字無謂。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傳序相授於今四王
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國。在哀社稷之不皇喪也。言有大況能
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也。足辱見寡君。龍靈楚國。以信蜀之
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勤之敢望。言但欲使君
蜀復有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以襄公為起
說見諸謀不
後嗣受用

何云則公祖
以道之義舉
亦無如雲
之橫矣然
有能攘之
安中國者
國武周
所式憑乎
天子未嘗
不保相文之

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賜講

也孫僂問成公將往夢襄公祖

祭道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

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陳僂傳言公從鄭伯勞于師

之梁鄭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下為

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此時晉平失霸季孫無君楚何求不得魯何事不從固無

待賊臣之鼓舌也而傳叙其言以見彼以得魯侯為能則

猶有不敢輕視望國之意焉前此取鄭之愬叔孫幾於受

戮今受莒之叛人敗莒之師明與楚忤且不會于申而辱

於吳吳爲楚之讎國。則此來徵朝勢甚惴惴。祖道有夢衆議禁如。而季孫不一言早委君於楚矣。僖子賢大夫也。何至不能相禮。答郊勞。蓋蒞仕之初耳。季嘗如晉。以知禮受加。遂乃已不輔行。而委之於未經更事之僖子。明使之辱其君。且貽害僖子。而季則安坐俟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

受其衛

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也。

承韋

如魯地。

降災也。日食於承韋之末。及降災之始。乃息。故禍在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

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

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蠡。晉也。子。於是有災。魯

元。楊奔也。丑。星紀。吳越也。寅。營之次。一名承韋。於是有災。魯

實受之。

災發於衛。而

其大咎其衛君乎。晉將上卿。

八月衛侯卒。十一月

季孫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誠曰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也于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

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日食之災魯衛當之晉侯已是心安故問及小雅日食作

諫經之快士文伯以三者相告直是頂門一針而痿痺無

甚痛癢知其不足有爲也

晉人來治杞田前文叔侯不盡屬今公適季孫將以成與之

成孟氏也本杞田按杜謝息傷子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

見季孫與成不爲無因謝息喻小知爲人守器夫子

曰雖有挈餅者意類守不假器禮也猶知不以借人夫子

從君而守臣喪邑難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季孫曰君

如其夫子
信又破其
臣與已將
罪惡與孟孫

國之以利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若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吾與于

桃。晉國十縣東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

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祚二山乃遷于桃。謝息

晉人爲杞。或陳僖傳言季氏傳不待公命。

公方在楚而晉治杞田。將取於季孫也。是晉人無公也。季

不請公命。不待孟歸而擅予以成。季氏無公亦無孟孫也。

謝息爲孟氏守。受桃與二山。是上下交征利而不知義。此

大夫專政之極。而陪臣將執國命之時也。公朝楚而不告

於晉。因復治杞田。故晉事大國者莫如子虛。經不書爲宿

所諱。不使書故史無文也。

對其

楚子享公于新臺津華也使長力新反者相欲先考好以大

屈引名宴既而博之遠勝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

信禦三鄉言齊晉越將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

信禦三鄉言齊晉越將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

楚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曰寡君寢疾

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

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按今山東沂州東南其神化爲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二代父夏家郊祭之歷殷

并見晉爲盟主其或者求之祀也乎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

釋云東神爲
周子其長不
子其故文
高平

之方不出此

族屬似亦自
滿狗俗

論黃然則字

字游移歸州

田則謂諸州

決兩相映照

役之人一段

應舍于今不

取他人得之

矣必入於子

必坎

地妙讀大

臣至此可還

也

祀夏郊祀晉侯有間也差賜子產苗之二方鼎其子產爲

施卿公孫歸州田於韓宣子三年晉以三日君以夫公孫段

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

弗敢有不敬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憐子產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也施將懼不能任其

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

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宜子者將而豐氏受其大

罰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

貞而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謂與

子諒田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過

沈實臺駘不及君身則黃熊之夢無關君疾何與告趙武

者相反取夫諸侯僭禮不獨一晉晉僭天子不獨夏然
即不能正之豈可從而導之子產亦導之矣况此時韓起
意在州田于產豈不窺破反州田足矣何必以夏郊阿之
蓋世故過於周旋大義不無難合雖賢如子產不能免也
全謝山述韋昭之說謂崇伯失祀與晉無與是爲淫祀夏
郊而晉代祭之是爲逆祀以責子產不爲過矣
兩節絕不相蒙而合爲一篇蓋始終一州田也禮氏未有
大功而忽賜州田韓起之請早爲取州之地此意豐氏知
之卽子產亦喻之矣卽段既卒韓子逆客私語囑以爲
還我州田此日也然當晉君寢疾之時在臣子當以此爲
先黃熊之間所由來乎子產姑就厲鬼二字畧高一層

突然而起情狀

獨云絕句乃是國人念懼下文字時後無可對勢得神只爭得筆先後耳

斯狗世俗之見耳。及歸州。曰不敢聞於君。私致諸子。聞然聽其若何處置。以遂夙心。乃以易原則無取州之名。而卓州田之利。兩家不得爭子孫。可世守作用。極巧夫也。兄利不顧其君。六尙得與之造藥石之質。官溯祭法之正。典哉故。隨問隨答可也。

鄭人相驚

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

言其鑄刑書

之歲三月。在前或夢伯有介也。而行曰。王子余

將殺帶也

明帶助子殺伯有。明年王寅。此年正月。余又將

殺段也

王曰。公孫氏黨。父王子驪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此年壬寅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

止以撫之

乃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教

止

以撫之。乃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子大教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焉。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曰說，在伯
無義野妖鬼。故立之以說民並立說使若自以從政有民反
次義存諱絕之彼者以解民心。說如字。信而不信，
之以取媚也。或當反道以求媚于民。不信，
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曰：晉中軍問焉。曰：伯有猶能爲
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形既生魄陽曰魂。疏云：附形
之靈爲魄。謂初生之剛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用物精多
爲聲也。州氣之神爲魂。謂精神性識所有所知也。
則魂魄強魂強物勝於魂居後氣故是以有精爽也。
明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也不病其魂魄猶能獨依於人，
以爲淫厲。况長壽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致精爽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而強死能爲鬼則甚衆多。

不亦宜乎。

傳言子產之傳級

全謝山曰：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名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則往慶樂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也。予嘗謂漢人譏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也。或謂子產原有存亡繼絕之意，故因而立改行故也。子產糾屬私意。此以無義二字作主。若死於義，則必理不滅其神，昭明以淫昏之伯有死而爲厲，故子產之圖說在。

此而趙景之致疑亦在此。鄭人相驚以伯有亦鄭人。自相驚而伯有遂若乘之殺帶殺段。國人愈恐。則伯有益張。或云帶之死當是鬼前知三子死期。以恐國人。或云人知三子將死。故托妖夢以恐愚民。皆未可知。不然罕朝豐助子哲者。豈上此二人何以不肯殺之也。一路寫來無限驚愕。而以乃止二字咄然收住。一若子產獨有冥契。連鬼神亦機權在手。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程子歎其最得鬼神精狀。祭法有厲祭。而後世鄉國郡邑皆立厲壇。爲無主者之祀職是故也。適晉景子問之。想此事喧傳道路。遠播鄰封。十分驚怪。而子產說來却極平實。匹夫匹婦一證乃見取精用物懸空論鬼俱鑒鑒可憑。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向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師氏出奔公孫釗代之為馬師氏。與子皮同族。齊師還自燕之月。

重陳方制

免死二語非
實之固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向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師氏出奔公孫釗代之為馬師氏。與子皮同族。齊師還自燕之月。

在此年。罕朔殺罕魋。子皮弟。魋云公孫釗子展之弟。展生子弟。且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在何位。子產曰君

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去

者降位。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

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戾而逃。唯執政所與之得免其死。

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

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解嬖大夫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從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子產為政九年。強族猶至相殺。可見治鄭之難。韓宣志在

睦鄰而干命殺人者。使之從政。此小人愛人以姑息壤法。

亂常之舉也。子產以免死爲惠而不請。諫期者亦親親之故也。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

禮焉。庇其賊人，又孫林而取其地。」威故諸侯。鄭曰：「鳴鶴在原，

兄弟急難。」詩小雅鶴鳴。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弔，恤也。况遠人誰敢歸之？

今又不禮於衛之嗣也。新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

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王卿如衛弔，且追命。如衛。

襄公曰：「叔父謂襄公，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嗟，登

也。余敢忘高圉、亞圉。孔慈史記：周本紀高圉、公劉、玄孫之孫

此以晉弔爲主，周弔爲賓。乃因主以叙賓也。王朝謝背視朝國矣。林父獨趨晉大夫，晉大夫感其意，成十四年甚善。已死而人

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按二國遠祖其族姓猶不敢忘况衛爲文王之後乎杜解廷

晉悼霸功方熾聽林父之逐君立剽則荀偃之謀也及平公廼謬置衍於夷儀則士匄之謀也迨剽弒衍復乃執其君以戚田予林父則趙武之謀也澶淵討衛之歲至此已十有三年韓起爲政權父既卒是非漸明而後知林父之爲賊知諸臣之庇賊夫庇賊者亦賊也是時晉室日卑諸侯離德晉大夫撝厥所元其最失策莫如衛事乃弔使往戚畹歸萬然亦令之風告喪於周天王追命彷彿西周之喪嗚呼非晉人加禮則王使不行晉執政皆周之賊豈獨假弔武哉

遷接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若乃請智

之

說南宮敬叔何忌孟
簡子皆倍子之子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知禮則
位安

故孟懿

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

子是則是效

詩小雅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此於僖子歸自楚之後深病不能相禮統叙一生學禮工

夫只二語已盡至其將死講學已成其曰禮人之幹無禮

無以立一言扼禮之要而體用無不包舉因命二子學禮

於聖人推及聖人先世皆深於禮者之言也夫平仲善禮

不足知仲尼僖子學禮有以識孔子三家多以富厚追子

孫而僖子以師事仲尼爲式穀豈非卓然君子可則效者

哉此及偃陽傳左氏言仲尼必黜師事之人蓋仲尼以前

君師之途合仲尼以後君師之途分師道著而後春秋之

君道明萬世之君道立

單獻子之屬卿士單靖公棄親用驛也冬十月辛酉褒頃之族

褒公頃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弟公

武立於王都之內天王不問何有於列國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士文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衛侯武子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政教事

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

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詩小雅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孔疏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明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謂之辰又北方有辰對曰

同何謂辰孔疏東南隅有辰大火謂之辰詳以告我

用簡括諸所
以發公之問
極云妙于
論與異春秋
不言事應意
亦如此
在人
天

日月之會是謂辰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

故以配日

謂以子丑配

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士文伯以占驗之術引其君以當道欲公信其言而求弭災之方也。同始異終專就人事言同一事之始而或賢或否各異其終。賢者憂勞以消變否者安佚以召災不可預定也。原只在前篇後一段內此特約言之。燕燕居息四字監晉平一生而六卿亦復如是其憔悴憂國者總無尺寸之柄就異終上分出兩種人而一戒一法昭然。公但問六物已全無省身意故欲其多語却以兩言盡之。若曰如與論人事斯時弊政刻竹難盡也豈直多語已哉。士文伯兩進謙言其人品非諸術士所及。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嬀人嬀始嬀音周生孟繁立反。
孔成子衛卿孔達之。夢康叔謂已立元時元未生余使羈紏。
子之孫圉與史苟子史朝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
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也。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
繫之足不長弱行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
其社稷今舊。遇屯三三震下坎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善。
也。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
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
足疎非全人。不且其繇卦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子

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
不定卜則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地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
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從何爲大誓朕夢協朕卜襲於休弱足者居家不能行補正
屯初九爻辭利居貞利居貞利居貞明帝之徵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管仲曰管仲利居貞以居字爲句也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居元吉
利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此爲立靈公傳已包舉靈公一生事自古無道之君任用
小人未有不屏斥君子惟衛靈公任小人而各取其長疎
君子而亦從其諫如孔圉小人也用孔圉而王孫賈祝鮀
諸有才之小人進史苟君子也用史苟而蘧伯玉公子荆
史嬀諸有德之賢人進此其所以能公養聖人無道而不

亡也。蓋康叔見夢之時。一團一苟。若交手相付。不良於足。筮襲於夢。亦康叔陰爲主持。非人力也。